

(九) 心智世界

這是個典雅的小花園。在溫暖陽光的懷抱下，宮本次郎站在「阿叔」的陵墓前，祝福他唯一的親人已經去到西方的極樂世界。「阿叔」是個平凡的好人，但次郎從他那裏學到慈悲和謙恭。從「太婆」那裏，他則要學習智慧，操控和發展自己的心靈力量。「太婆」多次說道，如果缺乏慈悲心，任何種類的力量只會帶來災難和自我毀滅。

「太婆」正走到次郎的後面。

「他們已經全面發動了？」次郎轉過身去發問。「太婆婆不能令世界逃過一劫嗎？」

「無數世代之前，世尊告訴我們一條到達『那裏』的道路，感激之餘，我們自告奮勇的留在這個世界上，幫忙淨化人心和看守世尊的『秘藏』，可是我出發到『那裏』的時限很近了。」

次郎長大了，知道人世就有生離死別的愁苦，不過，阿叔「剛剛」才「走」了啊！一股愁情就不知從那裏而來，充滿了整個思維，忽然間就想到，為甚麼你們都捨我而去？跟着而來的便是一種怨訴的「心聲」。

「太婆」早就發覺了幾股強力的心智靜靜地進入了花園，並偷偷地侵入了他們的意識之中，但她並沒有警告次郎，她要試試次郎的警覺能力。

天生就具有心靈力量的次郎跟着「太婆」學習已經有十多年了，所以他也立即覺得有外來的力量在左右他的思考和感情，一動念間，他的強大心智已困著了入侵者。

「太婆婆」知道次郎可以從容的應付偷襲，於是發動強烈和驚悸的反擊。當次郎要請示「太婆」怎樣處理那個『俘虜』時，他感覺「太婆」已經破開了一角空間，將那些偷襲者的心智『擲』了進去。

「我讓你們去『地獄』受一世苦罪，然後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人，放開『善世會』，否則只會樹立強敵。你們的主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次郎隱隱的覺得那個空間裏一時充滿了熔岩烈焰，一時是萬丈寒冰，還有慘叫的嚎哭。那就是「太婆」來自的世界嗎？

安德生的大卡車奔馳在公路上，向著他們的根據地而去。安德生閉上了眼睛，坐在一張舒服的大椅子上面，他要好好地將整件事情想一想。但應該從哪裏開始呢？先從遇到小伙子開始吧。不對，如果沒有羅爾雅將軍，他的上司，吩咐他「有空」就研究一下盧斯企業和人文基金總部的說話，小伙子的出現就不可以打動他的心再去探查基金總部的。這亦可以解釋為甚麼小伙子偏偏會找上他。這是投其所好的道理。不過，小伙子又怎麼會知道自己正在研察人文基金總部呢？他的消息從何而來？心靈力量總不會厲害到可以在人海茫茫中找到自己呢。況且研究盧斯企業和人文基金總部的人何止千萬。下一次見到小伙子的時候要好好的問一問他。

小伙子和金素靈要找尋他們失落了的信物。他們只是猜測信物會在基金總部裏面。強攻基金總部的那批神祕人又想要得到甚麼呢？跟小伙子和金素靈的情況一樣，他們是不是只不過是懷疑基金總部，隱藏了他們要的東西呢？這些猜測和懷疑是基於基金總部通常佈滿了深不可測的心靈力量，受到長期的保護，從這點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他們要的東西是和心靈力量有關係的。自己夾在當中，最多只不過是個「好奇者」，知道得最少，但卻為可竟會受到致命的攻擊？兩個隊員生死未卜。原因是甚麼呢？為甚麼沒有一點頭緒？思考這樣遲緩，根本找不到一點關係。一定是這幾年的日子過得太好了，少動腦筋。平平靜靜的生活，沒有爭鬥和流血，真好。其實，大家都想過著這樣的生活吧。打來打去只會有更多人死，多數是無的，產生更大的仇恨。大家多付出一點，少討平宜，一切就好辦。想到這裡，安德生不禁苦笑，怎麼呢，自己真的變了很多。一點都不像一個軍人了，真是應該去做一個真正的平民，或許跟芬麗絲組織一個家庭去吧。生下一兩個小孩子。不過當想起芬麗絲的時候，心裏面就內疚，來自七年前發生的那一件事。那段日子又要再湧現腦海，那是一段安德生不想多去回憶，又捨不得忘卻的日子。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結束得很悲哀。安德生極不願意再想，但內心有一股力量卻緊握住他，逆着時間的洪流，把他拉向七年前的那個時間，那些樹林，山崗，河流，部落，小家庭，炮火．．．和綠草兒。

直升飛機裏面是隆隆的機械聲，普通的人會被吵得心煩意亂。安德生和幾個隊員奉命在中美洲危地馬拉的熱帶雨林區執行一個普通任務。由於芬麗絲正在參加另外一項行動，故所以沒有一塊同行。突然之間機艙裏面閃起了紅燈，那是發現敵人砲火的警告，機長同時大

聲呼叫有導彈襲擊，直升機放出反導彈的激光，急劇地轉著彎，企圖避開導彈的攻擊。一剎那之間，旁邊一架直升機已經被擊中，爆炸的巨大震盪和熾熱的火焰衝撞著安德生的直升機，有些碎片打穿了機艙，兩名隊員倒下，另一枚導彈隨即亦擊中引擎，直升機起火，失控地急促向下衝。

安德生幸未受傷，他打開機艙的門，向外一望，形勢極度險惡危急。他左手立時將旁邊一個受傷隊員抱住，往外面就跳出去，右手繩索飛向一棵巨樹的橫枝。繩索雖然纏住橫枝，但那衝力實在太大，安德生兩人撞向巨樹，跟著跌向地面。安德生受到重創而昏迷了過去，四面頓成一片黑暗。

藉著那刻昏迷，安德生強行將思潮抽離那個時空，但思緒無法完全停頓，昏昏暗暗之中，忽然發覺遠處有些光芒，噢，那是一堆柴火。有個人影在旁邊，是老爸啊！是自己童年時代的老爸。老爸很喜歡在夜裏生起一個火堆，然後躺臥在地上，注望著滿天繁星。好多時更會唱起古怪的「歌」，跳起奇異的「舞」步。他說這些「歌舞」可以呼喚到大地之神呢。但從來沒有看見到任何的神靈出現過。雖然知道老爸是很希望自己能夠懂得這些傳統文化，但是自己卻永遠學不懂這些古老的東西。幸好有芬麗絲，她為了不讓老爸失望和責備自己，卻爭著去學，而且還真真的懂得去跳和唱這些神怪的「歌舞」。那是很久以前了。

老爸曾說過很多故事，關於自己所屬的一個古老的部族，雖然這個部族現在只剩下幾個家庭，但在古老年代時曾有過輝煌的歷史。這個地域裏，則只剩下老爸和自己了。將來老爸回到「原來」的世界，也就只剩下自己。如果忘記了他囑咐的說話，那麼這個曾經輝煌過的部族就差不多完全死亡了。老爸時常在地上劃起很多的符號，叫自己記住，那就是他們古老部族的一些文字。那些「文字」真難記憶啊，看起來就像是各種走獸，花草樹木，昆蟲，飛鳥和魚蝦。

老爸忽然抬起了頭，向自己招手，隨即慢慢地「跳」起那些舞步，啊！其實那不能算舞，只有很少的腳步，大部分都是手勢。老爸口中也「唱」起了那些歌。單調的旋律，這倒像是咒語。漸漸地，一些模糊不清的圖象在地上現出來，那是老爸曾多次教自己認的符號文字，它們慢慢成形，而成了形的「字」都在動，爭著跳出地面，「望」著自己，又團團的圍起來，向前移動，並且發出叫喊聲，叫喊聲慢慢變成呼號聲，一個個影象爭著沖過來，要鑽進到頭腦之中。

安德生雙手亂揮，想擋住它們，雙足急忙向後退，但忽然一個

失足，就彷彿向一個黑漆的深淵跌下去。無數的生物影像都想拉著他，但深淵下有一種巨大吸力，強行拉他下去，那些影像慢慢遠去，消失，安德生失去知覺。

再醒過來的時候，頭腦劇痛，視線模糊，人影在前面轉動，也有人聲，但不久又昏過去。又醒又昏好幾次，但終於慢慢的多清醒而少昏迷。那是一間小屋，躺在那裏一定很久了。又好多人照顧過自己。最常見到的是一個身栽苗條的女子。她幫忙進食，服藥，甚至洗潔。

身體一天一天的好過來，由於語言不通，沒法詳細知道發生的事，只好慢慢學習對方的言語，臥在床上也沒有其他甚麼事可以做。清醒後三個星期才可以下床，這個時候已可以明白簡單的日常詞句。學上來不算難，相信是一種印地安語系，有一點近似老爸懂得說的部族語言。

女子叫綠草兒，因為她出生在草地上。她的父親叫晴日，是這個小部落的「巫」醫。他們在採藥時，在一條河邊救起了奄奄一息的自己。綠草兒估計自己撞昏了之後，就跌到斜坡上，然後滾落懸崖下的急流，再飄流到下遊。

綠草兒面容不算漂亮，頭上沒有飾物，臉上沒有做上美容，但膚色潔亮和健康，身栽窈窕，有另外一種成熟的女子韻味。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年，但選擇不去嫁人，主要的原因是想繼承父親的巫醫職位。她臉上時常都有一種恬靜的笑容，關懷的神色，從容不迫的動作，令到來看病的人感到安寧。面對着她可以將外面花花世界忘記，放下憂慮，輕鬆而捨意。甚至忘記了芬麗絲。芬麗絲美艷動人，對自己熱情真摯，始終如一，是對不住芬麗絲啊，為甚麼會愛上了綠草兒呢？

慢慢的，一個酷似芬麗絲的身形在遠處出現，像幽靈一樣飄過來，芬麗絲美艷的臉上盡是失望傷心，眼神冷酷。忽然芬麗絲身上發出一股熾烈的火焰，捲過去將綠草兒包圍起來，綠草兒整個身軀立即燃燒起來。晴日和其他族人跑過來救援，也一塊兒被火海困住。慘號聲如鐵鎚一下下地打在頭上，一種思想趁機向身體裏面鑽，每一次都如針刺一樣。雖然還沒有被鑽進身體裏面，但好像卻被釘住，不能動彈。

芬麗絲看著安德生閉上了雙目在尋思，看著，看著，有一種好溫馨的感覺。看得入神之際，一陣濃重的睡意侵入了身體裏面，好累，打了幾個哈欠，也慢慢閉上雙目養養神。昏昏然之間，芬麗絲見到老少安德生兩人在一堆柴火的閃爍光芒裡面，外面是無盡的漆黑，團團

圍著那將熄滅的火光。和藹可親的安德生大叔講述英雄故事，教自己跳舞唱歌，囑咐說如果跳得正確的話，那就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力量，不會怕妖魔鬼怪抓去靈魂。想到鬼怪，一陣寒意竄上心頭，不其然撲到老人的懷抱之中，閉起了眼睛，緊握著安德生的手，才覺得安全。漸漸老人的溫暖溜走了，安德生也已經不知所踪。

睜開眼睛，原來靠在冰冷的大石旁。安德生生死未卜。不，不要自我安慰，他是兇多吉少了，他從來不離身的繩索也失落在山林裏面，隊友的屍骸遍地。他是不顧自己而死去了。救援隊伍已找尋多天，不能不回去。不過我要留下來，沒有人陪伴，他會寂寞的。大叔說過，沒有親人守候的靈魂，會無盡期地流浪飄浮，妖魔惡鬼就會搶走它。四面的黑漆裏面，就有着無數的惡鬼，伺機而動，那些藍汪汪的鬼眼，發射出針一樣的射線，彎彎的飛過來，打擊在自己隱身的亂石堆上，發出妖異的聲響和光芒。對了，只要跳那些舞，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力量，可以趕走鬼怪，可以保護他的靈魂。四面依然都是黑暗一片，還是勇敢地站了出來，為的是安德生的靈魂，一定要記得那些舞步和手勢，趕走惡魔。一步一步的跳起來了，哼起久已未唱過的平板音律，漸漸忘記了害怕，各種身體的動作都回到記憶之中，身體四週漸漸圍起了一層層朦朧的光芒，迫向本來無盡的黑暗，啊！終於衝破了黑暗，再一次看見那個翠綠的山谷。

已經失蹤了兩個多月，絕望之際，指揮官卻說收到了當地友軍的情報，獲悉安德生被一個四處遷徙的神秘部落所拘留，友軍已經派出特擊拯救隊。不過指揮官認為事態有些可疑，因為這次那些友軍太積極了，行動得太快，而且沒有跟美軍商議，跟平常大不一樣，所以已派出另一隊特擊隊跟上去，亦安排自己立即飛到當地「支援」。

就是那一個翠綠的山谷，不過當趕到去的時候，山谷依然翠綠，卻淹上了好多鮮血，近百個的屍體，散佈在四處，大部分是男女老幼的部落民眾。是被屠殺的。一陣陣的戰慄充滿了整個人，從來沒有這樣害怕過，竟在暑熱的天氣發起抖來，害怕些甚麼，害怕看見他躺在血泊之中。

美軍特擊隊趕到時，較早出發的友軍，已經開始攻擊這個部落。看來並非像是救拯的行動，指揮官想聯聯友軍，但得不到回應，反而受到攻擊，於是在得到總部指令下還擊，幸好如此，否則安德生亦支撐不住，而一塊受到屠殺。

自己的一隊人到達後，加入戰鬥，才可以佔到上風，驅逐了那些「友軍」。最後發現了安德生，他守著一個山洞，保護著僅餘的幾

個部族小孩子，他走出洞口的時候，緊緊抱着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子，他那種絕望的眼神，表露出男女情人的生離死別，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剎時好像有一把利刀刺進心窩，好痛，但卻不能昏死過去，全身好像在一個冰窟裏面，眼淚於是就湧出來，原來傷心是這樣的。

視線模糊起來，四面的真實景物開始消失，孤單單的不知到了那裏，真羨慕那個女子，雖然垂死，但有安德生緊靠在身邊，那是幸福的。漸漸一股陰暗的思想從四面湧過來，看到憎恨，報復，詛咒，殺戮。

雲生的傷口流了不少的血，做手術的麻醉藥效早就過了，他服食了止痛藥和鎮靜劑，便躺在床墊上休息。雙眼望著車頂上的燈光，隨著卡車震動而搖曳著，好似化成了會變形的光影。素靈將偽裝工程車歸還了之後，一塊看過車上的錄影紀錄，便也匆匆離開了，臨走時卻留下一串唸珠給他。那些光影令人頭昏，但為甚麼閉上了眼睛也可以看見燈光，而且越來越猛烈，比白晝還光亮。一個模糊的影子漸漸出現，那是死去的最好朋友阿力，因為用自己製造的一件新武器而死的，四面是光亮的，但阿力的身子卻是灰朦朦的，看不見他的臉，但感覺到他死亡時的痛苦和呼號，叫著自己的名字，每一聲都像針般刺入自己身體，自己的血也隨著流出來，四面變成暗紅色，身體的精力飛快地流失，腦裏面的各種記憶，像快速搜畫般被任意地挖掘出來，驚駭過度，大聲地呼叫起來，卻叫出了素靈的名字，雙手用力緊握，一串唸珠破開，發出七色的光芒，阿力不見了，叫號聲也停止了，四週恢復了色彩，但依然是虛虛幻幻的，但慢慢感到有些真實的景物，一個窈窕的身影由遠而近，看見是素靈，身上只掛了一縷輕紗，若隱若現，輕輕的媚叫聲，一陣陣的傳過來，可以釣住魂魄，奪走思想的能力，軀體不時作出的誘惑扭動，燃起原始的慾焰，焚燒着體內的每個細胞，雲生抵抗不了，整個人撲了過去，要緊抱那個胴體，解決那種自然的需要，但卻發覺竟抱了個空，素靈就在呼吸之間，卻是抓不住，素靈的嬌笑聲響個不停，戲笑他的無能，她張開雙手，迎上去，但雲生只能穿過那個誘人的身軀，卻沒有一絲觸摸的感覺，沒有獲得一絲的滿足，那種得不到的惱火，迫得雲生團團的亂轉，不能停下片刻。焚心的慾火燒得更盛，素靈忽然揮手指向另外一邊，雲生望過去，見到自己的身軀竟在那裏燃燒著，雖然沒有一絲的損毀，但頓時卻感受到更深的煎熬和痛苦。

亦利亞多的車隊正跟在安德生的大卡車後面，車程不到一個小

時。自能源車站起，他的部隊就派了人一直跟蹤著安德生。但由於安德生蓄意迴避可能的追查和跟踪，所以也有一段時間失去了安德生的踪影，所以並未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追趕到安德生。當知道了安德生的確實方位時，亦利亞多立刻便乘專機到達附近的機場，格爾所安排的車隊早就等候著。

亦利亞多正享受着一杯熱茶和愛爾蘭音樂，他手裏把弄著一串細少而精緻的唸珠，這已經是幾十年的習慣了。他在北韓戰役時，救了一個小孩子，小孩子送了這個給他。

格爾忽然用通話機報告安德生的車駛離了高速公路，進入了一條連接農村城鎮的次級公路。格爾認為車隊會很容易被發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應該直接知會安德生。亦利亞多同意，因為大家並非處於敵對位置，可以坦率對話和討論。一會兒，格爾用詫異的語氣報告，安德生的所有通訊頻道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踪，而卡車則進入更窄狹和荒僻的道路。跟踪工作已是完全依靠企業的人造衛星。再過一會，格爾的聲線有點不安。人造衛星失去了安德生的影踪。在光天化日下，一望無際的農地上失去了一架四十呎的大卡車的踪跡。亦利亞多覺得事非尋常，他關掉音樂，下達戒備的指令，吩咐在前面負責追著安德生的部員，小心翼翼地開車駛入安德生走去的小路探察，並打開通話視頻，車隊則駛了公路休息站戒備。格爾從車的前艙進入亦利亞多的艙室，站到養父的旁邊，一塊兒密切注視螢光屏的資訊。

「報告：已經進入R 3 4 A，兩邊是粟米農田，路面有大卡車駛過的痕跡，是車速不均勻留下的。」

「報告：一哩的地方，依然有卡車駛過的痕跡，卡車的控制出現問題，幾次擦過旁邊的粟米田。」

格爾按下控制屏上的幾個按鈕，另外一個螢光屏亮起，同步顯示人造衛星對該區的高空監察。格爾輸入了安德生的那架大卡車的確認編碼，人造衛星進行幾種模式的搜索，但只能搜出卡車失蹤前的座標。格爾向義父苦笑一下，將負責追蹤安德生的那部車的編碼輸入，衛星立刻檢察到那部車的位置，並自動將一組追蹤器對準目標，進行全面監察。非常明顯，衛星監察系統操作正常，問題是出在安德生那一邊。在如此空曠的地勢和大白天之下，極難相信有任何反慧星偵察系統可以有效地操作。

「報告：兩哩的地方，依然有大卡車的痕跡，一哩外便是大卡車失蹤的地方。」

「報告：接近出事現場，奇怪，地型忽然變更了，粟米田消失，

噢，公路不見了，前面出現樹林，後面的路也消失了……」

報告到這裏結束，通訊終斷。衛星再也搜索不到追蹤車的位置，情形跟安德生那部大卡車一樣。

「開動地型檢索程式，目標：1 4 1 區，復核1 4 1 區氣象數據。」格爾對電腦發出口頭指令。

「地型檢索程式報告：地型圖像掃描符合地型資料庫。注意：圖像穩定度六級五，偏低。氣象數據正常。」

「注意：最後收到2 1 0 5 T自動緊急救援訊號，座標1 4 1 區5 B，訊號傳遞時段2·5秒，訊息於1 7：3 4：3 7中斷。」

亦利亞多站起來，深深的呼吸一口氣，然後發出指令：「開動B類能源，發動心智探測器和防衛屏。」他收起了唸珠，拍了一下格爾的肩膀，說道「我們去吧，他們等候着我們的救援。我是不應該叫他們單獨去的！」

格爾既驚且喜，終於可以親眼見識心智力量，但我們真的可以抵抗它嗎？心智防衛屏需時發動，而且消耗大量的能量，可以支持多久？老爹從那裏得到它們呢？從來沒有聽說過它們曾經被試驗過，根本也無法可以試驗呢。企業裏面根本無人懂得這種像「傳說」一般的神祕力量。為甚麼老爹這樣相信「心智防衛屏」的能力？「老人家」的胆量是越來越大了。他的表情並不輕鬆，還有點沉重和悲傷。心智力量是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盧斯叔叔已經成功解開所有密碼而獲得至高無上的心智力量嗎？是擁有心智力量的盧斯叔叔在對付我們嗎？他會嗎？